

插图珍藏本

陶庵梦忆



【明】张岱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陶庵梦忆:插图珍藏本/(明)张岱著.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5

ISBN 7-80713-208-6

I. 陶... II. 张... III. 小品文—作品集—中国—明代 IV. I26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091183号

责任编辑 韩 猛

装帧设计 李海峰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042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规 格 150 × 250 毫米

10 印张 150 幅图 49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建议图书分类:古典文学

出版说明

忘记是从哪一封尺牋中看到的了，大意云：「以情摄境，无俗不雅，以境移情，无雅不俗。」说这话的自然是一位雅人了，但倪云林被张士信锁到马桶上，怕也很难做到以情摄境，所以世上万物，还是情景交融为好。

现在读者诸公眼前的这一本小书，是两种书的合编，一是明遗民张岱的《陶庵梦忆》，一是明朝灭亡那年出版的版画《十竹斋笺谱》的精选。说是合编，也有些破例，因为二者混在一起，无前无后；但也不能说是用笺谱给《梦忆》配图，或者说是用《梦忆》给笺谱做文字说明。二者之间没有谁给谁做解说的关系。但它们之间却有很深的血缘，即使说成是连体双胞胎也不算过份的。如果在这里来介绍《陶庵梦忆》和《十竹斋笺谱》，那无疑是在太不自量了，但有一点却不妨点明：《陶庵梦忆》是公安、竟陵两大文学流派的结晶，它毫无愧色地站在了晚明小品的顶峰，而十竹斋主人胡曰从，徽州人氏，后半生却住在南京，一生致力于雕版，新安、金陵两大版画流派在他手中得到融合，而《笺谱》则公认为中国版画史上的颠极。两大艺术门类的最高成就，都奠基于明末士大夫文化的土壤里，但这能成为把它们合印在一起的理由么？这就难免要涉及到「情」与「境」的问题了。情是主观，境是客体，情境交融，无论你是以情摄境还是以境

移情，都会让读者的体验得到深化。如果你在读《梦忆》，那么笺谱就是境，反之亦然。二者没有从内容上互相说明，却在气质和神韵上互相推拥，营造出一个不仅是唇齿辅车，相濡以沫，而是落霞孤鹜，相得益彰的氛围。如果读者在翻开此书后能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在十竹斋版画的对映下读《梦忆》，就好比置绰约仙子于月下，鸣古琴于云水之间，而读过两篇《梦忆》，再看那清雅的笺谱，却觉得似乎添了一层凄艳的色调，那么编辑此书的初衷也就不是枉费了。

说起这两本书，还有一件公案值得一提。这涉及到近代文化史上的两个大人物，周氏兄弟。周作人早在十三四岁时就读到了《陶庵梦忆》，一读之后，即兴起收集乡邦文献的念头，可见此书的魅力。上世纪二十年代，俞平伯重刊《陶庵梦忆》，曾问序于他的老师，于是苦雨斋主人就写了一篇《陶庵梦忆序》。而到了三十年代，林语堂提倡小品文，苦雨斋做为师友，无论在学识还是创作上，自是实力雄厚的后盾。就在此时，周作人写了一篇《关于命运》的短文，其中提到了张岱的一封信，信中又谈到鲁王朱以海建立的南明小朝廷。不想接着就受到了来自左翼的指责，而指责者又学不胜其「识」，于是知堂便写了《关于命运之二》，对这位乡前辈张宗子做了全面的介绍，让人注意这位没落王孙的泣血孤臣

的另一面。

此时鲁迅先生已经开始对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摆设」式小品文发起批评，笔锋指的是林语堂，但做为主帅的苦雨斋心知肚明。于是文坛上围绕着晚明小品便隐隐有两个阵营出现，刀光剑影，但双方主将并没有直接交锋。

可是到了一九三五年，周作人终于抓到了一个反击的机会。那就是鲁迅与郑振铎编印的《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出版了。苦雨斋主人认为这是一个大把柄，立即出手，而且一出手就是大将作派，直挑对方主将，题目便是《十竹斋的小摆设》。文章铺垫很长，大致是说《笺谱》印于崇祯十七年夏，此时明朝已亡，弘光小朝廷正在南京苟延着，然后道出点睛的一段：

崇祯甲申，岂非明之国难乎，情形严重殆不下于九一八，至乙酉而清兵下江南矣。于斯时而刻《笺谱》，清流其谓之何？夫刻木板已「玩物丧志」矣，木板而又画图，岂不更玩而益丧欤？抑画图之中或可以有「匕首」亦说不定，若画图而至于诗笺，则非真正「小摆设」而何？使

明末而有批评家，十竹斋主人之罪当过于今之小品作家矣。

文章署名「难知」，这是兄弟二人失和之后，知堂最直捷地一次向乃兄出击了。但后来知堂并没有把它收入自编的文集中，大约是自己也觉得手段未免阴毒了吧。

鲁迅从来也没有一概地反对过小品文，而且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随笔小品的勃兴，鲁迅无疑是第一功臣。他的《小品文的危机》一文已经说得再明确不过：「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这话当然是与紧张的国内形势相关的。至于对公安、竟陵以至张岱的小品，鲁迅也从来没有表示过否定，倒是对乾隆修四库时不收这些文集表示过愤慨。《梦忆》是自少小时即读过，而且后来写文章时还多次引用。至于知堂，他对中国古代版画的兴趣也并不比鲁迅弱，在很多地方，甚至在老虎桥作囚犯时都念叨着金古良的《无双谱》还有陈老莲的叶子牌，而对《十竹斋笺谱》的评价，虽然他的审美观以日

本文化为本位，而常对中国版画颇有微词，但也承认《十竹斋》是少见的精品。而从他的文化素质上来看，也不可能不对《十竹斋笺谱》表示赞赏。

可是这兄弟俩却在同样都喜爱的东西上出现了对立，相比之下，鲁迅打的是堂堂正正之旗，知堂所为未免猥琐，但终究往事已矣，而我们在编完这本书以后才发现，长庚启明，居然在这里相遇，也算是一个异数吧。

与陶庵的数百字小品相比，这篇出版说明已经是又臭又长了，所以在赶紧打住之前再补上两句：谈《陶庵梦忆》的文章，我最心服黄裳先生《绝代的散文家张宗子》一文，如果黄先生不以附于书末为嫌的话，我是应该替读者表示感激的。另外的附录是鲁迅、郑振铎和周作人的几篇，都是读此书时不可不看的文章了。

栾保群

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自

序

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鬻鬻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然瓶粟屡罄，不能举火，始知首阳二老直头饿死，「不食周粟」，还是后人妆点语也。饥饿之余，好弄笔墨，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以笠报颅，以蕡报踵，仇簪履也；以纳报裘，以苙报絺，仇轻暖也；以霍报肉，以枴报粳，仇甘旨也；以荐报床，以石报枕，仇温柔也；以绳报枢，以瓮报牖，仇爽垲也；以烟报目，以粪报鼻，仇香艳也；以途报足，以囊报肩，仇舆从也。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不次岁月，异年谱也；不分门类，别志林也。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矣。昔有西陵脚夫为人担酒，失足破其瓮，念无所偿，痴坐伫想曰：「得是梦便好！」一寒士乡试中式，方赴鹿鸣宴，恍然犹意非真，自啮其臂曰：「莫是梦否？」一梦耳，惟恐其非梦，又惟恐其是梦，其为痴人则一也。余今大梦将寤，犹事雕虫，又是一番梦呓。因叹慧业文人，名心难化。正如邯郸梦断，漏尽钟鸣，卢生遗表，犹思摹拓二王，以流传后世，则其名根一点，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

目

录

出版说明

〇〇一

自序

〇〇一

卷一

鍾山

〇〇二

报恩塔

〇〇四

天台牡丹

〇〇五

金乳生草花

〇〇六

日月湖

〇〇八

金山夜戏

〇一〇

筠芝亭

〇一一

斲园

〇一二

葑门荷宕

〇一三

越俗扫墓

〇一四

奔云石

〇一五

木犹龙

〇一六

天砚

〇一七

吴中绝技

〇一八

濮仲谦雕刻

〇一九

卷二

孔庙桧

〇二二

孔林

〇二四

燕子矶

〇二六

鲁藩烟火

〇二七

朱云崧女戏

〇二九

绍兴琴派

〇三〇

花石纲遗石

〇三一

焦山

〇三二

表胜庵

〇三三

梅花书屋

〇三四

不二斋

〇三五

砂罐锡注

〇三六

沈梅冈

〇三七

岫嵎山房

〇三八

三世藏书

〇三九

卷三

丝社

〇四二

南镇祈梦

〇四三

楔泉

〇四四

兰雪茶

〇四六

阳和泉

〇四八

白洋湖

〇五〇

龙喷池

〇五一

闵老子茶

〇五二

逍遥楼

〇五四

朱文懿家桂

〇五六

天镜园

〇五七

包涵所

〇五八

斗鸡社

〇六〇

栖霞

〇六一

湖心亭看雪

〇六二

陈章侯

〇六三

卷四

不系园

〇六六

秦淮河房

〇六七

兖州阅武

〇六八

牛首山打猎

〇六九

杨神庙台阁

〇七〇

雪精

〇七二

严助庙

〇七三

乳酪

〇七五

二十四桥风月

〇七六

世美堂灯

〇七八

宁了

〇八〇

方物

〇八一

张氏声伎

〇八二

祁止祥癖

〇八四

泰安州客店

〇八五

卷五

范长白

〇八八

诸工

〇九〇

于园

〇九一

姚简叔画

〇九二

炉峰月

〇九四

湘湖

〇九五

柳敬亭说书

〇九六

樊江陈氏橘

〇九七

虎丘中秋夜

〇九八

治沅堂

〇九九

麋公

一〇〇

金山竞渡

一〇一

扬州清明

一〇二

刘晖吉女戏

一〇四

朱楚生

一〇五

扬州瘦马

一〇六

卷六

彭天锡串戏

一一〇

目莲戏

一一一

甘文台炉

一一二

绍兴灯景

一一三

水浒牌

一一五

韵山

一二六

天童寺僧

一二八

烟雨楼

一二〇

朱氏收藏

一二一

仲叔古董

一二二

噱社

一二三

鲁府松棚

一二四

一尺雪

一二五

菊海

一二六

曹山

一二七

齐景公墓花樽

一二八

卷七

西湖香市

一三〇

鹿苑寺方柿

一三二

西湖七月半

一三三

及时雨

一三五

山艇子

一三七

悬杪亭

一三八

雷殿

一三九

龙山雪

一四〇

庞公池

一四一

品山堂鱼宕

一四二

松花石

一四三

闰中秋

一四四

愚公谷

一四五

定海水操	一四六
阿育王寺舍利	一四七
过剑门	一四八
冰山记	一四九
卷八	
龙山放灯	一五二
王月生	一五四
张东谷好酒	一五六
楼船	一五七
阮圆海戏	一五八
蠟花阁	一五九
范与兰	一六〇
蟹会	一六二
露兄	一六三
闰元宵	一六四

合采牌	一六六
瑞草溪亭	一六七
琅嬛福地	一六九
附录	

鲁迅：《十竹斋笺谱》翻印说明	一七二
郑振铎：重印《十竹斋笺谱》跋	一七三
周作人：《陶庵梦忆》序	一七五
黄裳：绝代的散文家张宗子	一七八

卷

一

鍾山

鍾山上有云气，浮浮冉冉，红紫间之，人言王气，龙蛻藏焉。

高皇帝与刘诚意、徐中山、汤东甌定寝穴，各志其处，藏袖中。

三人合，穴遂定。门左有孙权墓，请徙。太祖曰：「孙权亦是好汉子，留他守门。」

及开藏，下为梁志公和尚塔。真身不坏，指爪绕身数匝。军士辇之，不起。太祖亲礼之，许以金棺银椁，庄田三百六十奉香火，昇灵谷寺，塔之。今寺僧数千人，日食一庄田焉。陵寢定，闭外羨，人不及知。所见者，门三、飨殿一、寝殿一，后山苍莽而已。

壬午七月，朱兆宣簿太常，中元祭期，岱观之。飨殿深穆，

暖阁去殿三尺，黄龙幔幔之。列二交椅，褥以黄锦，孔雀翎织正面龙，甚华重。席地以毡，走其上必去舄轻趾。稍咳，内侍辄叱曰：「莫惊驾！」近阁下一座，稍前，为殯妃，是成祖生母。成祖生，孝慈皇后妊为己子，事甚秘。再下，东西列四十六席，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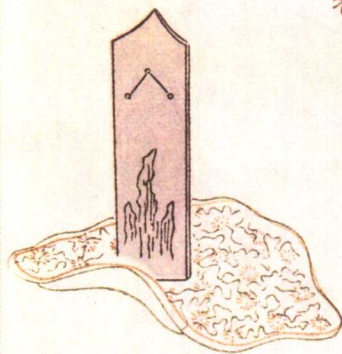


坐或否。祭品极简陋。朱红木簋、木壶、木酒樽，甚粗朴。簋中肉止三片，粉一铤，黍数粒，东瓜汤一瓯而已。暖阁上一几，陈铜炉一、小筋瓶二、杯俎二，下一大几，陈太牢一、少牢一而已。他祭或不同，岱所见如是。

先祭一日，太常官属开牺牲所中门，导以鼓乐旗帜，牛羊自出，龙袱盖之。至宰割所，以四索缚牛蹄。太常官属至，牛正面立，太常官属朝性揖，揖未起，而牛头已入爇所。爇已，舁至飧殿。次日五鼓，魏国至，主祀，太常官属不随班，侍立飧殿上。祀毕，牛羊已臭腐不堪闻矣。平常日进二膳，亦魏国陪祀，日必至云。

戊寅，岱寓鸞峰寺。有言孝陵上黑气一股，冲入牛斗，百有餘日矣。岱夜起视，见之。自是流贼猖獗，处处告警。壬午，朱成国与王应华奉敕修陵，木枯三百年者尽出为薪，发根，隧其下数丈。识者为伤地脉、泄王气，今果有甲申之变，则寸斩应华亦不足赎也。孝陵玉石二百八十二年，今岁清明，乃遂不得一孟麦饭，思之猿咽。

玄圭
十竹齋



《尚书·禹贡》：「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报恩塔

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则报恩塔是也。报恩塔成于永乐初年，非成祖开国之精神、开国之物力、开国之功令，其胆智才略足以吞吐此塔者，不能成焉。塔上下金刚佛像千百亿金身。一金身，琉璃砖十数块凑砌成之，其衣折不爽分，其面目不爽毫，其须眉不爽忽，斗笋合缝，信属鬼工。

闻烧成时，具三塔相，成其一，埋其二，编号识之。今塔上损砖一块，以字号报工部，发一砖补之，如生成焉。

夜必灯，岁费油若干斛。天日高霁，霏霏霭霭，摇摇曳曳，有光怪出其上，如香烟燎绕，半日方散。永乐时，海外夷蛮重译至者百有馀国，见报恩塔必顶礼赞叹而去，谓四大部洲所无也。



天台牡丹

天台多牡丹，大如拱把，其常也。某村中有鹅黄牡丹，一株三千，其大如小斗，植五圣祠前。枝叶离披，错出檐甍之上，三间满焉。花时数十朵，鹅子、黄鹂、松花、蒸栗，萼楼穰吐，淋漓簇沓。土人于其外搭棚演戏四五台，婆娑乐神。有侵花至漂发者，立致奇祟。土人戒勿犯，故花得蔽芾而寿。

